

轮椅上的歌

任炽越

早晨,去公园的次数多了,发现园内不仅有晨锻的人、有唱歌的人、有跳舞的人,还有许多坐轮椅的人,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,却也构成了晨光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与他相识是在一个坡道上。那天我正走出公园大门,发现相邻的坡道上,一男子推着轮椅车正夹在拐角处。我正欲上前相助,他用眼光制止了我。只见他身子软软地倚着轮椅,双手紧握着车的把手,两眼注视着坡面,双脚踩着,颤颤巍巍的,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,额头上的青筋在微微抖动。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艰难推进,轮椅终于拐了弯角。他长长地舒了口气,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。陪着他的妻子告诉我,他每天要经过无数次这样的“拼搏”。正是有这样的精神,他从患病卧床不起,经半年锻炼,已能推着轮椅,每天早上到公园来散步了。我在他微微的笑意中看到了生命的坚持。



公园溜鸟区就在河边的竹林旁,一排排挂钩上,每天早上挤满了各色鸟笼,动听的鸟鸣声此起彼伏,在小河上空盘旋。我沿着公园环道快走,每次经过这儿,在一群溜鸟人中,数他的笑声最欢快。有一次问他,什么事让你天天这么快乐?他笑着,鸟叫,我快乐!手指处,一只圆形的大鸟笼中一对美丽的小鸟正上下跳跃,欢快地鸣叫着,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他不时地与鸟儿呼应着。鸟友们悄悄对我说,他是一位高位截瘫者,十年前一次交通事故留下了后遗症,溜完鸟他还要载着失智的老伴去散步。他的人生哲学是:笑也是一天,哭也是一天,心中充满了快乐,痛苦就进不去了!生活给了他一片阴暗,他的脸上却充满了阳光。每次看到他笑呵呵离去的背影,我从中体会到了人生的欢乐。

那天,走过小树林旁,林间小径推出一辆轮椅,上面坐着个中年妇女,推车的却是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太。我正纳闷,只听中年妇女对白发老太说:“阿姆,你推了这么多路吃力哦?我跟你换一下,你坐着我来推你。”老太说:“老开心额,一点也不吃力,等一会我再调依。”这时跟在后面的一位中年男子对我说,老太是他的母亲,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,医生嘱咐要多散步、多晒太阳,但老太就不愿外出,他们夫妻俩就对老太说,按照居委会的要求,全家一起去公园做游戏,才每个星期天把老太“骗”了出来。我不知他们具体用了什么方法,但我从中年夫妇关注老太的目光里感受到了关爱与孝心。

生活是一首五彩缤纷的乐曲,这些坐在轮椅上的特殊人群,用自己生命的坚持,用自己人生的欢乐,用自己对亲人的关爱,谱写出了一支支轮椅上的歌,在生活的乐曲中奏响了独特而又感人的旋律。

顾老的信

王毅

翻检旧什,无意间在故纸堆中发现了顾廷龙先生写于1957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。拣漏、狂喜。这是一张泛黄的印有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的便笺。工整道劲、娟秀质朴的钢笔字是顾老信手所书。内容为写给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“关于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借书问题我反映一些情况”,信中顾老对历史研究所人员在检阅汪康年师友手札、孙宝琦电稿等情况并由此引发的关于图书借阅、拍摄、图书研究、保管等问题,阐述了看法。殷殷之情,溢于纸间。

顾老一生与书结缘,读书、护书、知书、收书、编书、印书,为后人留下众多佳话。图书馆为顾老心之所系、情之所动、思之所源、智之所依、慧之所根。顾老对图书馆事业可谓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我有幸与顾老结识,亲承警效,感知这位文化大家的人格魅力。今年是顾老诞辰110周年纪念,吾愿玉汝于成,这亦是这封信的最好归宿。



新场古镇

(钢笔画)

包国强

我连吃饭睡觉都痴心妄想为意大利著名教练、目前广州恒大俱乐部主教练里皮当翻译。

里皮不愧为世界杯冠军教练,他的不凡足球功力,除了已经拥有的成功,更在执教恒大俱乐部的近3年期间充分展示给广大中国球迷。于是,当西班牙人卡马乔卸任跑路后,其空出来的位置无可争议偏向于里皮。可惜的是里皮正迈向古稀之年,估计里皮考虑到保住晚节名声(国脚水平实在不景气),他最终会与国家队主帅擦肩而过。

里皮不担任国家男足主帅,对中国队来讲确实是个损失。但这不等于一点没指望。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里皮与恒大俱乐部不还有2年半合同嘛。一个那么棒的足球教练就放在眼前,机不可失时不再来,足协何不趁此机会“偷师学艺”。

而这个学生的最佳人选,我认为便是里皮身边的意大利语翻译。

翻译整天陪着里皮,老头的举动全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比如里皮的性格喜好;比如里皮的训练手段和演练内容;比如里皮开打前的战术布置和排兵布阵;比如里皮的临场指挥和对比赛节奏的控制;比如里皮管理球队的思路等方式;比如里皮的球员选拔标准等等。换作我在里皮身旁,绝不会眼瞅着天赐良机熟视无睹,相反反应是千方百计用眼去观察;用耳去倾听;用笔去记录;用心去思考。然后仔细钻研、琢磨,将名帅的精华经过咀嚼变成自己的本领。葡萄牙狂人、绰号魔力鸟的世界著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不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吗!

假如我为里皮翻译

徐鸣

想当初,穆里尼奥的父母希冀他成为一名学者,但桀骜不驯的他于里斯本科技大学毕业后,却选择体育高等学院攻读足球专业。后来,穆里尼奥前往伦敦、格拉斯哥深造,因此不仅练就一口流利英语,还精通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。按理说女人才擅长外语,不过一旦男人同样擅长,肯定特别聪明,大知识分子辜鸿铭、朱光潜、钱锺书就是典型。

其实穆里尼奥球技一点也不突出。双脚不灵活造就他脑子好使唤,加上外语流利。意想不到的,流利的外语竟然成了穆里尼奥辉煌成就的敲门砖。穆里尼奥于1990年步入足坛,在阿马多拉俱乐部当助理教练。1992年,29岁的穆里尼奥在里斯本竞技俱乐部开始为英国著名教练罗布森做



七夕会 运动休闲

知惧鲜失

烁渊

尽管国家出版总署规定出版社有一个差错的允许值,即不超过万分之一为合格。在我看来,这种仅为合格的书内容再好也品性骤降,只能降为“处理品”。

我这次是幸运的。《我和徐家汇——45位见证人的精彩故事》的书籍发到女编辑郑梅手里。郑梅又兼锦绣文章出版社总编办主任助理,肩负繁琐的行政事务。她能做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吗?结果出乎我意料。

《我和徐家汇》的46篇散文题材涉及古今中外,由此带来的编校内容比较复杂。徐家汇的由来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先生打开封闭的国门,以开放的胸怀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,后来其后代集居在此形成“徐家汇”。书中有好几文都提到这样一个史实。有的作品将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的《几何原本》称为“著作”。郑梅在校阅之后将其改为“译著”。《几何原本》是欧几米得的著作,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合作是将原著前6卷译成中文。将“著作”改为“译著”,还原了历史真实。编辑只有通晓中外的一些历史常识,才能避免作者因疏忽造成的失实。

这本散文集的作品大都选自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去年征文《我和徐家汇的故事》。副刊上作品短小精悍,可读性强,但结集出版就会略显单薄。我通过相关机构,搜集了24个类别的丰富史料作为作品的相关链接。总以为这些相关内容来自官方,内容可以确定无疑,然而还是被郑梅“捉”出毛病。陈钢先生的大作,回忆与父亲陈歌辛同道的艺术家在百代公司倾情放歌。郑梅竟然对作品链接的百代时期18位主要词曲作者名录一一核查,发现其中“陈瑜”是田汉笔名,“梅翁”是姚敏笔名,百代公司主要词曲作者实际为16位。对材料的“去伪存真”,完全来自于一位编辑的高度责任心与文化自觉。

《我和徐家汇》有不少首次披露的秘闻轶事。作者李思源先生讲述的宋美龄与徐家汇的情缘源远流长。宋的外婆是徐光启后裔,她与蒋的爱巢也称“爱庐”。作者在提到宋母时称其名为“倪桂珍”,而在其他史料中,也有称“倪珪珍”。郑梅在翻阅大量史料后确认可用“倪桂珍”。我有点不放心,就去追问作者。李先生今年二月去了海南文昌宋氏祖居博物馆,他看到宋母用名在前部分称“倪珪珍”,后部分称“倪桂珍”,在两者皆可的前提下,选择后者似乎更妥一些,这应该是宋母人生成熟后的自我选择。

为了证明这一点,李教授发给我一张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联姻的“契约书”图片,上面有“誓约者”亲笔签名“宋庆琳”。与其母相同,出生时与人生成熟后的用名不一样,

可见当时宋氏家族的自由民主风气。我考证以后,更钦佩郑梅的判断。对于模棱两可的内容,编辑的选择依据必须来自严格要求,由此需要耗费多少心血,读者怎么也不会想到。

作为主编,我也很怕自己编的书由于内容差错降格,所以在书稿不断充实、完善的近半年时间里,几乎每周要去一次出版社与责任编辑交流,几乎每次都听到郑梅这样一句话:“就怕出错。”“怕”字当头,是一种责任的体现,也是对文化的敬畏,只有“怕”,才能格外小心谨慎,去探索未知的文字秘境,营造澄澈的文化世界。现在有些图书上的各种差错,主要原因在于编辑缺少那种对文化的敬畏,放走明明可以捕捉到的“谬误”,于是,内容再好的书,品性骤降,变为“处理品”。

我想起一位也可称“文豪”的乾隆皇帝。他在《七情箴》的一则《惧》里,写道“万机待理,知惧鲜失。业业兢兢,一日二日”。他告诫人们虽然多种多样大事等候处理,只有懂得恐惧就会很少失误。请不要误读这里的“一日二日”,其意是兢兢业业,一天两天,连续下去,持之以恒。锦绣文章只能出自“知惧鲜失”的编辑之手。

编书是这样,做其他事情也是这样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每家每户的衣橱里废旧衣物也越来越多。如何处置这些弃之可惜又无出路的一块心病。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既然废旧衣物不再需要,那就干脆一丢了之,何须怜惜。殊不知,随意丢弃废旧衣物不仅丢弃了节约的理念,而且也会造成环境污染。难怪国际环保组织呼吁人们:不要将废旧纺织品直接扔进垃圾箱里。既然不能将废旧衣物随便扔进垃圾箱里,那么,将这些废旧衣物捐赠给需要的人群,当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样做,既解决了环保的

衣物放到指定的超市里,让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员随意挑选。按需所取,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是值得点赞的。事实上,只要全员发动,持之以恒,坚持数年,必有好处的。

“我是谁?”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不知道自己是谁,如何立足于世间?但又想,难道“我是谁”真的很重要吗?

5月1日,太公吃晚饭时被一海鲜硬物噎住,遽然离世。第二天,我们全家急忙赶回老家奔丧。

常州乡下保留了传统的礼数。我恭恭敬敬地向太公遗体磕了三个头。看着慈祥的太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再也不会喊“我家的上海瓜瓜来了”,我哭了。外公清明回家时太公还很硬朗,如今却突然地走了……绵绵无尽的悲痛,我陷入了对人生深深的思考……

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吗?短短数十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,太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。我不禁一阵后怕。如果不做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大事,又有谁会记得“我”?而这样的“我”,又是谁?或许不做些大事,就永远找不到“我是谁”。

天色渐晚,开始为太公超度。哀嚎声声,所有的家属身着素衣,送太公最后一程。我数了数人头,直系亲属超过了40人。91岁高龄的太公,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;不留一点麻烦给后辈,干净利落地离世。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超度亡灵过程中,我依稀能听懂的,是“尘归尘,土归土,逝者早日前往极乐世界”云云。人的一生不过百年,在宇宙洪荒中,芸芸众生太过渺小了。“我是谁?”此时已经不再重要。

第三天上午太公遗体被火化,老人家化作青烟随风而去。谁能逃脱呢?无论是谁,最后的容身之所,无外乎方寸大小的木匣子。在历史车轮的隆隆声中,“我”不过是一颗砂砾,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为什么要追究“我是谁”呢?“小我”终究要融入到大自然的“大我”中!“我是谁?”已然不重要,每个人都是红尘中的匆匆过客罢了。

从火葬场回来,一路上外公和叔公们抱着太公的牌位和骨灰盒,走向那间太公住了一辈子的百年老屋。长长的送葬队伍,从年迈的到年轻的,从黄发到垂暮,从步履蹒跚到欢蹦乱跳……

忽然,我懂了。

“我是谁?”我现在是队尾的小毛头,以后是队首的白发老者。我一生可能没有跌宕起伏,也许没有宏图伟业,正如我的太公一样。他是普普通通的翻砂工人,用辛勤的汗水养育了一大家子;赤条条地来,赤条条地走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是,他善良诚实、勤俭节约,他尊老爱幼、严于律己、家教极严。他留给了我们的家风,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。太公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直到去世的太婆整整八年,他们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家族,如一颗种子开枝散叶,终成参天大树。世人不会知晓太公平凡的一生,但他留下了生生不息的一代族人。他叫恽雪培。

旧去新来,落叶归根。“我”的消失又是“我”的新生。我释然:“我是谁?”不过是安息堂里众多牌位中的一个,但每年清明,总有一枝花为“我”盛开。

穆里尼奥颠覆了职业教练的成功规律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当然,真要效仿穆里尼奥、拜里皮为师,不会一帆风顺。但近朱者赤,假如让我当里皮翻译,即使做不了穆里尼奥第二,至少做个徐鸣第一,让老外睁大眼睛瞧瞧咱们中国也有本土出产的优秀足球教练。

据悉,民政部将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共同启动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号召公众清理衣橱,通过品牌服装企业的门店、柜台等商业网点捐赠废旧衣物,帮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每家每户的衣橱里废旧衣物也越来越多。如何处置这些弃之可惜又无出路的一块心病。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既然废旧衣物不再需要,那就干脆一丢了之,何须怜惜。殊不知,随意丢弃废旧衣物不仅丢弃了节约的理念,而且也会造成环境污染。难怪国际环保组织呼吁人们:不要将废旧纺织品直接扔进垃圾箱里。既然不能将废旧衣物随便扔进垃圾箱里,那么,将这些废旧衣物捐赠给需要的人群,当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样做,既解决了环保的

衣物放到指定的超市里,让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员随意挑选。按需所取,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是值得点赞的。事实上,只要全员发动,持之以恒,坚持数年,必有好处的。

“我是谁?”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不知道自己是谁,如何立足于世间?但又想,难道“我是谁”真的很重要吗?

5月1日,太公吃晚饭时被一海鲜硬物噎住,遽然离世。第二天,我们全家急忙赶回老家奔丧。

常州乡下保留了传统的礼数。我恭恭敬敬地向太公遗体磕了三个头。看着慈祥的太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再也不会喊“我家的上海瓜瓜来了”,我哭了。外公清明回家时太公还很硬朗,如今却突然地走了……绵绵无尽的悲痛,我陷入了对人生深深的思考……

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吗?短短数十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,太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。我不禁一阵后怕。如果不做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大事,又有谁会记得“我”?而这样的“我”,又是谁?或许不做些大事,就永远找不到“我是谁”。

天色渐晚,开始为太公超度。哀嚎声声,所有的家属身着素衣,送太公最后一程。我数了数人头,直系亲属超过了40人。91岁高龄的太公,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;不留一点麻烦给后辈,干净利落地离世。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超度亡灵过程中,我依稀能听懂的,是“尘归尘,土归土,逝者早日前往极乐世界”云云。人的一生不过百年,在宇宙洪荒中,芸芸众生太过渺小了。“我是谁?”此时已经不再重要。

第三天上午太公遗体被火化,老人家化作青烟随风而去。谁能逃脱呢?无论是谁,最后的容身之所,无外乎方寸大小的木匣子。在历史车轮的隆隆声中,“我”不过是一颗砂砾,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为什么要追究“我是谁”呢?“小我”终究要融入到大自然的“大我”中!“我是谁?”已然不重要,每个人都是红尘中的匆匆过客罢了。

从火葬场回来,一路上外公和叔公们抱着太公的牌位和骨灰盒,走向那间太公住了一辈子的百年老屋。长长的送葬队伍,从年迈的到年轻的,从黄发到垂暮,从步履蹒跚到欢蹦乱跳……

忽然,我懂了。

“我是谁?”我现在是队尾的小毛头,以后是队首的白发老者。我一生可能没有跌宕起伏,也许没有宏图伟业,正如我的太公一样。他是普普通通的翻砂工人,用辛勤的汗水养育了一大家子;赤条条地来,赤条条地走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是,他善良诚实、勤俭节约,他尊老爱幼、严于律己、家教极严。他留给了我们的家风,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。太公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直到去世的太婆整整八年,他们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家族,如一颗种子开枝散叶,终成参天大树。世人不会知晓太公平凡的一生,但他留下了生生不息的一代族人。他叫恽雪培。

旧去新来,落叶归根。“我”的消失又是“我”的新生。我释然:“我是谁?”不过是安息堂里众多牌位中的一个,但每年清明,总有一枝花为“我”盛开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每家每户的衣橱里废旧衣物也越来越多。如何处置这些弃之可惜又无出路的一块心病。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既然废旧衣物不再需要,那就干脆一丢了之,何须怜惜。殊不知,随意丢弃废旧衣物不仅丢弃了节约的理念,而且也会造成环境污染。难怪国际环保组织呼吁人们:不要将废旧纺织品直接扔进垃圾箱里。既然不能将废旧衣物随便扔进垃圾箱里,那么,将这些废旧衣物捐赠给需要的人群,当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样做,既解决了环保的

衣物放到指定的超市里,让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员随意挑选。按需所取,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是值得点赞的。事实上,只要全员发动,持之以恒,坚持数年,必有好处的。

“我是谁?”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不知道自己是谁,如何立足于世间?但又想,难道“我是谁”真的很重要吗?

5月1日,太公吃晚饭时被一海鲜硬物噎住,遽然离世。第二天,我们全家急忙赶回老家奔丧。

常州乡下保留了传统的礼数。我恭恭敬敬地向太公遗体磕了三个头。看着慈祥的太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再也不会喊“我家的上海瓜瓜来了”,我哭了。外公清明回家时太公还很硬朗,如今却突然地走了……绵绵无尽的悲痛,我陷入了对人生深深的思考……

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吗?短短数十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,太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。我不禁一阵后怕。如果不做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大事,又有谁会记得“我”?而这样的“我”,又是谁?或许不做些大事,就永远找不到“我是谁”。

天色渐晚,开始为太公超度。哀嚎声声,所有的家属身着素衣,送太公最后一程。我数了数人头,直系亲属超过了40人。91岁高龄的太公,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;不留一点麻烦给后辈,干净利落地离世。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超度亡灵过程中,我依稀能听懂的,是“尘归尘,土归土,逝者早日前往极乐世界”云云。人的一生不过百年,在宇宙洪荒中,芸芸众生太过渺小了。“我是谁?”此时已经不再重要。

第三天上午太公遗体被火化,老人家化作青烟随风而去。谁能逃脱呢?无论是谁,最后的容身之所,无外乎方寸大小的木匣子。在历史车轮的隆隆声中,“我”不过是一颗砂砾,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为什么要追究“我是谁”呢?“小我”终究要融入到大自然的“大我”中!“我是谁?”已然不重要,每个人都是红尘中的匆匆过客罢了。

从火葬场回来,一路上外公和叔公们抱着太公的牌位和骨灰盒,走向那间太公住了一辈子的百年老屋。长长的送葬队伍,从年迈的到年轻的,从黄发到垂暮,从步履蹒跚到欢蹦乱跳……

忽然,我懂了。

“我是谁?”我现在是队尾的小毛头,以后是队首的白发老者。我一生可能没有跌宕起伏,也许没有宏图伟业,正如我的太公一样。他是普普通通的翻砂工人,用辛勤的汗水养育了一大家子;赤条条地来,赤条条地走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是,他善良诚实、勤俭节约,他尊老爱幼、严于律己、家教极严。他留给了我们的家风,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。太公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直到去世的太婆整整八年,他们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家族,如一颗种子开枝散叶,终成参天大树。世人不会知晓太公平凡的一生,但他留下了生生不息的一代族人。他叫恽雪培。

旧去新来,落叶归根。“我”的消失又是“我”的新生。我释然:“我是谁?”不过是安息堂里众多牌位中的一个,但每年清明,总有一枝花为“我”盛开。

穆里尼奥颠覆了职业教练的成功规律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当然,真要效仿穆里尼奥、拜里皮为师,不会一帆风顺。但近朱者赤,假如让我当里皮翻译,即使做不了穆里尼奥第二,至少做个徐鸣第一,让老外睁大眼睛瞧瞧咱们中国也有本土出产的优秀足球教练。



灯花

据悉,民政部将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共同启动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号召公众清理衣橱,通过品牌服装企业的门店、柜台等商业网点捐赠废旧衣物,帮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每家每户的衣橱里废旧衣物也越来越多。如何处置这些弃之可惜又无出路的一块心病。或许,在有些人看来,既然废旧衣物不再需要,那就干脆一丢了之,何须怜惜。殊不知,随意丢弃废旧衣物不仅丢弃了节约的理念,而且也会造成环境污染。难怪国际环保组织呼吁人们:不要将废旧纺织品直接扔进垃圾箱里。既然不能将废旧衣物随便扔进垃圾箱里,那么,将这些废旧衣物捐赠给需要的人群,当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样做,既解决了环保的

衣物放到指定的超市里,让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员随意挑选。按需所取,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旧衣零抛弃”活动,是值得点赞的。事实上,只要全员发动,持之以恒,坚持数年,必有好处的。

“我是谁?”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不知道自己是谁,如何立足于世间?但又想,难道“我是谁”真的很重要吗?

5月1日,太公吃晚饭时被一海鲜硬物噎住,遽然离世。第二天,我们全家急忙赶回老家奔丧。

常州乡下保留了传统的礼数。我恭恭敬敬地向太公遗体磕了三个头。看着慈祥的太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再也不会喊“我家的上海瓜瓜来了”,我哭了。外公清明回家时太公还很硬朗,如今却突然地走了……绵绵无尽的悲痛,我陷入了对人生深深的思考……

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吗?短短数十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,太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。我不禁一阵后怕。如果不做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大事,又有谁会记得“我”?而这样的“我”,又是谁?或许不做些大事,就永远找不到“我是谁”。

天色渐晚,开始为太公超度。哀嚎声声,所有的家属身着素衣,送太公最后一程。我数了数人头,直系亲属超过了40人。91岁高龄的太公,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;不留一点麻烦给后辈,干净利落地离世。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超度亡灵过程中,我依稀能听懂的,是“尘归尘,土归土,逝者早日前往极乐世界”云云。人的一生不过百年,在宇宙洪荒中,芸芸众生太过渺小了。“我是谁?”此时已经不再重要。

第三天上午太公遗体被火化,老人家化作青烟随风而去。谁能逃脱呢?无论是谁,最后的容身之所,无外乎方寸大小的木匣子。在历史车轮的隆隆声中,“我”不过是一颗砂砾,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为什么要追究“我是谁”呢?“小我”终究要融入到大自然的“大我”中!“我是谁?”已然不重要,每个人都是红尘中的匆匆过客罢了。

从火葬场回来,一路上外公和叔公们抱着太公的牌位和骨灰盒,走向那间太公住了一辈子的百年老屋。长长的送葬队伍,从年迈的到年轻的,从黄发到垂暮,从步履蹒跚到欢蹦乱跳……

忽然,我懂了。

“我是谁?”我现在是队尾的小毛头,以后是队首的白发老者。我一生可能没有跌宕起伏,也许没有宏图伟业,正如我的太公一样。他是普普通通的翻砂工人,用辛勤的汗水养育了一大家子;赤条条地来,赤条条地走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是,他善良诚实、勤俭节约,他尊老爱幼、严于律己、家教极严。他留给了我们的家风,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。太公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直到去世的太婆整整八年,他们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家族,如一颗种子开枝散叶,终成参天大树。世人不会知晓太公平凡的一生,但他留下了生生不息的一代族人。他叫恽雪培。

旧去新来,落叶归根。“我”的消失又是“我”的新生。我释然:“我是谁?”不过是安息堂里众多牌位中的一个,但每年清明,总有一枝花为“我”盛开。

穆里尼奥颠覆了职业教练的成功规律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当然,真要效仿穆里尼奥、拜里皮为师,不会一帆风顺。但近朱者赤,假如让我当里皮翻译,即使做不了穆里尼奥第二,至少做个徐鸣第一,让老外睁大眼睛瞧瞧咱们中国也有本土出产的优秀足球教练。



夜光杯